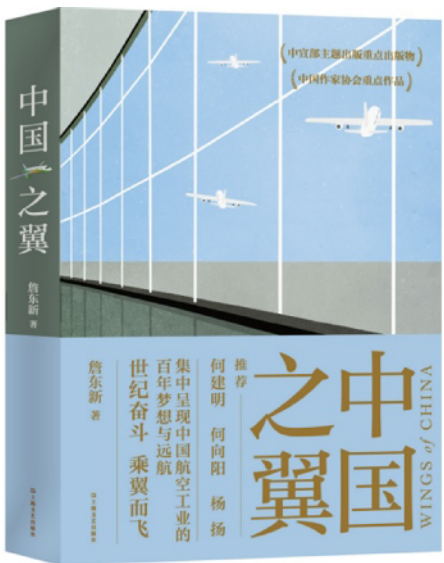


《中国之翼》讲述大飞机背后的故事

□ 许畅



是课本里的人物。人物谱里的一个重点——飞机设计师，从巴玉藻、王助、徐舜寿、马凤山一条线串到新世纪，我国本土培养的科学家ARJ21总师陈勇、C919总师吴光辉、CRJ929总师陈迎春、军机方面的歼20总师杨伟、运20总师唐长红……以及成千上万的80后、90后年轻设计师如雨耕集、闪耀出各自光芒。试飞员和试飞工程师如钱进、赵鹏、赵志强、张惠中、蔡俊、吴鑫、马菲、郭勇冠、蒋丹丹等也是新闻里常出现的名字。

由此，这部作品描绘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新时代中国航空的沧桑巨变，深入解读中国航空工业的运行、发展、创新、突破，呈现中国航空工业的红色精神与信仰，书写中国航空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实现新时代航空强国而作出的不懈努力，讴歌了“永不放弃、争优勇进”的精神和航空人无惧困难的拳拳红心。

业内评价，作品承接站位高远的国家叙事，兼具“大”气象与“小”细节。“中国大飞机寄托着中国人的大国梦想。一路坎坷，一路前行；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战胜困难的优秀人才。这样的大无畏精神，这样杰出的中华儿女，值得我们用文字去为他们树碑立传。”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杨扬说。

作家实地走访记录，对谈了上百位亲历者、

参与者，为作品提供了翔实鲜活的养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詹东新谈到，为了防止人物的脸谱化，他通过多侧面、多角度尽量使人物回归“正常人”。比如，书中写道：C919首飞那天，进驾驶舱后不久，机长蔡俊起身上了趟厕所，这本属正常；可是，仅仅隔了10多分钟，年轻的蔡机长居然又上了一趟厕所。蔡俊想不到温暖的手心会冒出冷汗，一反常态不停地搓手，还下意识地把手往衣服上摩擦……尽管训练到位、准备充分，但试飞员心里清楚，一款新机的首飞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品切换视角，有时从飞行员的家人入笔。比如，国家试飞院的试飞员郭勇冠将风险藏在心里，但他的妻子郑金娟却时时担着风险。作为住在小城闲良的家属，对飞机声尤为敏感，每当听见尖锐的引擎声，她就会不自觉地跑到外面看看天上。毕竟，自己的丈夫在上头，干的是“在悬崖边跳舞”的行当。这样的细节更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

从总设计师到年轻设计师，作品语言力求“真实、活”。尽管书写重大题材，但詹东新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喊口号，不说大话官话、不有意拔高。比如，在阅兵外场试验队，有名叫崔鹤鸣的90后设计师说起大飞机试验，叹了

口气道：“唉，望山跑死马！唉，早看见了山，马都累死了，就是跑到山跟前。”他又叹口气，“试验只有起点，似乎难看到收点。有些东西看似隔着一层薄膜，但要捅破那层膜，感觉特难。”

为防止跌入“百科类”陷阱，《中国之翼》从整体结构、人物刻画以及关键事件或节点入手，将纪实写成了小说的节奏，几落几起，回肠荡气。正如作家在后记中所说：“从来没有哪一项目，包括‘两弹一星’在内，有大飞机工程那样扎根曲折，蜿蜒坎坷，令人叹为观止。”

“我从专业的视角写专业的人和事，力争写出专业的作品，挖掘人性的闪光点。”詹东新深知，就纪实而言，没有采访就没有文章。哪怕写强度试验的一个章节，也非要采访三五个人，去试验场实地走一走。

他举了数个印象尤深的例子——采访C919总师吴光辉，约了差不多小半年，从春天约到秋天，因C919处在适航试验的重要关头，他实在太忙。采访支线飞机ARJ21总师陈勇，也约了两个月，总算说定了，2020年6月16日，ARJ21总师陈勇在他张江上飞院的办公室接受访谈，“商飞来接我的商务车也已到。我谢谢驾车的师傅，刚扣下保险带，商飞宣传处的何助理发信息来：陈总下午4点在商飞总部有个会，你们不

必去张江，直接来世博大道的总部吧。师傅调整了导航，将车往上海中路隧道方向行进。上了中环，开了不到5分钟，何助理又来信息：陈总想跟您多聊会儿，下午的会请了假，还是来张江吧。师傅赶紧又调整目的地，好在去张江也要走中环，过隧道。车进隧道，何助理的电话响起，说真是万分抱歉，陈总临时有急事，关于ARJ21交付前试飞的事，已经出办公室了，改约明天上午9点半在办公室见面，这回不会变卦了，现在请师傅将您原路送回去。”

谁知当晚10点，何助理的电话又响起。詹东新直言，心里咯噔一下，快速接起。“真的很无奈，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些天他为三大航交机的焦头烂额，连晚上在食堂吃饭时聊几句的时间都难定，我也快崩了！”作家只得反过来安慰她：“别焦虑，实在采访不到也没关系，以后再说。上次约吴总师不也是约了四五个多月么？”此类细节都在《万里云天》和《中国之翼》里得到体现。“百年奋争，世纪腾飞，精彩未来。”恰是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作家何建明读完作品的感受。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主任、评论家何向阳如是评价《中国之翼》——“大气磅礴，展百年风雨沧桑画卷；永不言弃，唱中国商飞奋进之歌。”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需经‘加工’后才能高于生活，这两者既矛盾也不矛盾。生活一旦上升为艺术，必然经过加工。”近日，长篇纪实新作《中国之翼》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列入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这也是继《马上起飞》《飞往中国》《晨昏线》等“民航三部曲”后，作家詹东新长期深耕民航一线交出的文学新答卷。

民航业的变化飞跃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之翼》集中呈现中国航空工业的百年光荣与梦想，时间跨度足够长，前后一个多世纪，大小人物200多，有的叙其平生，有的寥寥几笔。人物涉及政界、军界、经济界、科技界、教育界，类似于王大珩、钱学森、徐舜寿、顾诵芬等都

飘扬过海的中国风筝

□ 王钟强

9月9日，继1980年、1987年两组《风筝》特种邮票之后，中国邮政第三次推出风筝文化题材的邮票。

世界上最早的风筝在中国出现，是国际风筝界一致的公论。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风筝。古籍记载：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墨翟（公元前468-376年）居鲁山（今山东潍坊青州西南部一带）时，曾“斫木为鸢，三年而成，飞一日而败”。后来，墨翟把制造木鸢的方法传给他的学生公输班（又称鲁般、鲁班），公输班又加以改进，用竹为材料制成“竹鸢”，能在空中飞三日之久。公输班还曾“制木鸢以窥宋城”，把风筝用于军事。

风筝与人类飞行探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向人们证明，除像飞鸟、昆虫那种扑翼的方式以外，采用合理的拉力和升力分开的固定翼面，也可以实现飞行。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逐渐将注意力从研究像鸟一样飞行的扑翼机转向研究固定翼飞行器。1804年英国的凯利曾用风筝作为机翼制成一架滑翔机，用绳牵引起飞。俄国的莫扎伊斯基和飞机发明人美国的莱特兄弟，都曾使用风筝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飞机。

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SM）的资料，我想着重介绍中国近代风筝最早是怎样进入美国的。

1876年5月10日至11月10日，美国在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这一年，恰逢美国建国百年纪念，因此博览会正式名称叫“美国独立百年展览会”，这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世界博览会。半年展会期间，参加国家达35个（一说37个），观众多达1000万。

展厅有5座主要建筑，包括主展览馆、纪念馆、机械厅、农业馆、园艺厅，此外在现场有200多座建筑用来支持博览会。

中国（当年的“大清国”）也参加了这次世博会，没有单独的建筑。中国送展的展品主要是传统工艺品，包括丝绸、屏凤、卷轴、漆器和宝塔等。据相关文件显示，送展展品中还有64只风筝。这些风筝在主展览馆展出，并向公众出售。标签上写着，这些风筝来自中国广州，每对售价1美元（据查，那个年代1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0美元）。

据NASM的资料称，百年博览会结束后，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收藏呈指数级增长。史密森学会是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捐赠捐款，根据美国国会法令于1846年（即在美国第一届世博会开幕前30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创建，日后成为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

在百年博览会之后，许多国家将他们的产品和展品捐赠给了史密森学会。捐赠的物品如此之多，在60节车厢里装满了艺术、机械发明和其他材料，它们被运到华盛顿特区，作为一个全新的博物馆的礼物。为了容纳和展示这些礼物，史密森学会建立了一座新建筑，最初被称为美国国家博物馆，现在被称为“艺术和工业大楼”。

NASM的资料称，在当时的史密森学会秘书斯基塞·富勒顿·贝尔德的敦促下，该机构收获了来自中国捐赠的43只风筝。根据NASM的策展档案、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档案，以及航空学高级馆长汤姆·克劳奇博士的广泛知识，这些风筝在



当年被收藏的两只中国风筝的历史照片

1882年被纳入自然历史收藏，是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品的一部分。

到1932年，其中的20只风筝被借给国家航空博物馆（NASM的前身）进行他们第一次展览，由保罗·加伯主持，他当时是史密森学会工程部的副部长。它们被陈列在被称之为“锡棚”的空间，即史密森城堡后面的飞机大楼。

这20只风筝在1932年最初借出，到1985年正式进入博物馆收藏之间，几乎没有正式文件说明它们的状况。只有1966年5月刊登在史密森员工通讯《火炬》上的一篇小文章证实，“史密森学会航空收藏的第一批展品是中国风筝，而不是飞机。”它们是在1876年费城百年博览会结束时获得的。博物馆的风筝很可能已经展出多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NASM的埃米尔·比勒保护实验室的检查中观察到风筝目前所处的脆弱和恶化状况。

2016年NASM官网称，“正是这些风筝帮助建立了这个世界著名的博物馆。现在，在捐赠140年后，这些风筝正在被重新审视，以努力检查、记录和保存这些物品，以保持它们对博物馆的重要文化贡献。”

“大观园”里的青春

□ 张虎翼

蒋勋先生有云，大观园就是小儿女们的青春王国。作为曹雪芹先生专为《红楼梦》中那些小儿女们开辟的青春乐园，大观园不仅陪伴他们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更是见证和铸造了作者自己的梦想。

一纸红楼梦，千秋血泪篇。自幼时起，便有人告知“少不读红楼”。红楼梦被多次评为最难懂的名著之一。作为一部悲剧色彩浓厚的著作，一方面可能会为整个家族的兴亡盛衰而叹息，一方面可能只读到里面情情爱爱的悲剧而误入歧途。

但实际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大观园所描绘的盛况，不正是我们所想象中青春的样子吗？从宝玉临时被拉去为大观园提匾名，到冰天雪地里史湘云组织的鹿肉烧烤，再到贾母亲临大观园的赏红梅观雪景，无不让人心旷神怡，羡慕不已。更别说探春提议创办的诗社，每人起诗号，每次定主题，有赏花填词，有螃蟹宴写菊魂，更有芦雪庵联诗和桃花社填词，这一次次思想的碰撞无不为他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趣味，展现出浪漫青春不负韶华。

也许有人会说，随着青春的消逝、现实的击打，大观园里的小儿女们最终还是各自走向了他们的人生悲剧。甚

至就连每次大观园的活动也都带着遗憾：芦雪庵烤肉时平儿丢了镯子，黛玉葬桃花社诗社时碰到了探春生日临时搁浅，以及在春光烂漫的季节里填写“柳絮词”时所有人都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忧伤……但这不恰好就是青春该有的遗憾吗？

这几年各种为了追寻梦想刷屏的视频和文章屡见不鲜。有年轻人骑行走国道318川藏线去拉萨，有中年人开着房车环游全世界，也有上海的退休阿姨们组成剧组拍摄电视剧……同样的，在我们的飞机筑梦征途中，有试飞员在祖国的天南海北挑战着各种极限，有女子行动队在产品保护方面撑起半边天，也有许多伟大的科技工作者们耐着寂寞奋力实现着各类从0到1的技术颠覆和突破创新，还有沪宁情的手写者们，他们从黄浦江畔来到六盘山下，从“输血式”帮扶到“造血式”致富，肩并肩手拉手用心用情用力地助力着宁夏西吉的乡村振兴。他们中的每一个，无不是在自己的“大观园”里绽放着自己的青春，追寻着自己的梦想。

如果正青春，那就趁着年轻努力绽放吧。如果还有梦，那就在追梦征途上尽情奔跑吧。只要心中的那个“大观园”还在，青春又何曾远去呢？



都市之影

郑咏梅撰

红红的山里红

□ 吴思章

却系给了一树一树的山里红
后悔当初没系在心上
让你的红纱中默默摆动
还是那年的霜风

醒来后已不再年轻
使醉过的后生
酒香十里八村
山里红可以酿酒

一切都已成往事
当牧歌唤起记忆

唯有那红红的枝头
一切都已成往事
当牧歌唤起记忆

啊，红红的山里红啊
红红的的一个梦
不改的是真情
不老的是初衷